

論藏文教學與學習次第

廖本聖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副教授

【摘要】依筆者多年的教、學經驗，本文試圖提出可能可以提高西藏語文學習效率的若干觀念與方法：

首先，「目標導向」可以讓學習者先反思自己學習這個語文的目的及究極目標，進而引發學習動機。其次，搭配「先見林再見樹」的學習原則，即先瞭解整體再掌握細節，這樣學習者才能清楚所學的範圍，預估自己該投注多少心力與時間，以及何時能完成何種階段的學習。

清楚自己學習藏文的目標，也約略知道整體要學習哪些內容後，接著便要著手開始藏文的學習。而依筆者個人多年教、學藏文的經驗，為期一個半月、共 36 小時的「密集基礎藏文課程」是能讓學習者在最短時間內瞭解整體藏文文法，並累積一些基本單詞的最有效課程。

接著，學習為期一年的「藏文佛典導讀」課程，主要是銜接「密集基礎藏文課程」，引導學習者在實際閱讀藏文文獻的過程中，反覆熟悉先前已習得的文法概念及句法學，增加更多新的詞彙，並更清楚每個單詞在不同語境中的詞性與用法。

有了「密集基礎藏文課程」和「藏文佛典導讀」，學習者其實已經跨進西藏語文的門檻了，但若想擔任口譯員或有能力筆譯藏文佛典或甚至西藏大藏經，還須加強翻譯實作的能力。此時不僅藏文的閱讀能力要迅速、精確、一次就到位，還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佛法知識、梵語、巴利語及相關的研究語文，甚至還要加強中文的寫作能力。除此之外，大量閱讀前輩譯師的譯作、以開放心態接納各種原典語文及大量閱讀英日語等相關西藏佛學研究著作與期刊，也是很重要的進階學習。

關鍵詞：目標導向；先見林再見樹；密集基礎藏文課程；藏文佛典導讀課程；翻譯實作

一、前言

距離當初在《佛教圖書館館刊》（原

刊名《佛教圖書館館訊》）發表〈當代西藏語文法書目導讀〉（1997）這篇文章，



已過二十幾年，此次再應自衍法師之邀，撰寫〈論藏文教學與學習次第〉，其實內心感觸良多。關於藏文的學習方式，很多想法已然不同，但是想藉助西藏語文學習佛法這點，還是與當初所想的一樣，未曾稍異。因為是經驗談，所以筆者不想用太嚴肅的筆調說明；而且由於是一己的管見，考慮不周延之處，尚請讀者諸君見諒！

如《瑜伽師地論》卷43〈慧品第十四〉所說：「云何菩薩自性慧。謂能悟入一切所知。及已悟入一切所知簡擇諸法。普緣一切五明處轉。一內明處。二因明處。三醫方明處。四聲明處。五工業明處。當知即是菩薩一切慧之自性。」(CBETA, T30, no. 1579, p. 528, c6-10) 菩薩也需學習聲明處，也就是所謂的「語言學」或「文法學」。對於一位學佛者而言，主軸是佛法，而聲明學只是理解佛法的一個重要手段或輔助工具但不是目的，切勿擺錯重點，這是必須不斷提醒自己的。

二、本文

學習西藏語文的人很多，但真正學得好的並不多，其實問題癥結出在以下幾個環節沒有做好：

(一) 目標導向

許多學習西藏語文者，本身並不十分清楚自己學習這個語文究竟是為了什麼，而「目標導向」(Goal-oriented)可以讓學

習者先反思自己學習這個語文的目標或目的，進而引發學習動機。

學習一種全新的語文，通常是有其目標，藏文也不例外。筆者覺得學習藏文最重要的幾個目標：

其一，能藉助藏文來輔助理解對應的梵本及漢譯佛典，釐清現有漢譯本誤譯、闕譯、譯文晦暗不明等問題。例如藏譯的《十萬頌般若經》、《大寶積經》、《瑜伽師地論》、《阿毘達磨俱舍論》等，皆可以用來輔助理解各自對應的梵本及漢譯經論。

其二，也可以直接透過藏文來學習漢傳佛教當中闕譯的經論，例如藏譯《如來智印三昧經》、法稱《定量論》、月稱《明句論》、清辨《中觀心論》、二十一部《現觀莊嚴論》相關注疏、稱友《阿毘達磨俱舍論明義疏》及滿增《阿毘達磨俱舍論定義隨行疏》等。

此外，還可以透過西藏語文學習西藏傳統極為重視的「五部大論」或「四論一經」：從世親的《阿毘達磨俱舍論》瞭解四部阿含及南傳五部尼柯耶的教義；要尋求《般若經》的甚深見道次第，即中觀應成派的見解，就必須學習月稱的《入中論》；要掌握《般若經》的廣大道次，則不能不重視彌勒的《現觀莊嚴論》；要掌握解脫與成佛的理則，則不能忽視法稱的《釋量論》，以及德光論師依據根本說



一切有部傳統編纂的《律經》。

再者，古代的西藏譯師們不僅從梵文的《甘珠爾》（包含經、律、密續等佛語）及《丹珠爾》（包含經、律、密續等注釋及論典），翻譯了相當於漢譯經、律、論三藏等聖教，而且西藏佛教還保有如因明辯經傳統、「印度四部宗義」理論，以及顯乘地道與密乘地道等「道次第」實修傳統，這些也有賴於藏文的學習，才更有著力之處。

總之，有了上述這種「目標導向」的學習動機後，西藏語文的學習就會變得極有效率且非常有趣。

（二）先見林再見樹

清楚自己的學習目標之後，接著要搭配「先見林再見樹」（to see the forest and then see the trees）的學習原則，即當下定決心要開始學習藏文時，最好能請授課者先告訴學習者有關藏文文法大致的範圍及應投注的時間。先瞭解整體再掌握細節，接下來的學習才不會漫無邊際、沒完沒了，學習者也才能估算自己要在多少時間內完成何種階段的學習。筆者覺得這是學習西藏語文較有效率的模式。

（三）密集基礎藏文課程

清楚自己學習藏文的目標，也約略知道整體要學習哪些內容後，接著便要開始踏出藏文學習的第一步。依筆者個人多年教、學藏文的經驗，一個半月的「密集基

礎藏文課程」能讓學習者在最短時間內瞭解整體藏文文法，並累積一些基本單詞；亦即每週 2 次，每次上 3 小時，總共 6 週（共 36 小時），包含 12 次隨堂測驗的「密集基礎藏文課程」（Intensive Basic Tibetan Grammar Course），而這樣的課程可以在暑假期間完成。上課教材《密集藏文文法教材》（http://www.gaya.org.tw/journal/m67/67-main4_appendix.pdf），內容主要節錄自拙著《實用西藏語文法》（臺北：法鼓文化，2002）。

每週 6 小時的上課內容大致如下：

- 第一週：藏文 30 字母、4 母音符號與五個母音（包含藏文 30 字母的筆順、讀音與意義；藏文 30 字母與 4 母音符號之間的拼讀）。
- 第二週：單音節內部的拼音規則；藏文單音節內部辨認基字的方法；藏文傳統拼讀法。
- 第三週：音節與音節之間的連讀規則；拼音練習。
- 第四週：「表形不表音」的羅馬轉寫系統；藏文的五大類助詞；五類格助詞；格助詞與藏文單句三個基本句型的關係；藏文單句三個基本句型的擴充；藏文單句三個基本句型的變形；藏文單句內部的詞序。
- 第五週：五大助詞的形式與意義；九類一般助詞。



第六週：六類接續助詞；藏文的複句與接續助詞的關係；引號助詞；傳聞助詞；疑問詞 7W1H；常見表達。

這大概是讓學習者在短期內扎下初步藏文基礎的最有效方式，學習的重點是「從語境中將文法與單詞內化」（internalizing grammar and words from the context）。切記：所學習的藏文文法必須符合「語言學」的邏輯，這樣才可以舉一反三，甚至有助於學習其他語文。

（四）藏文佛典導讀

而在上過「密集基礎藏文課程」後，如果不繼續上兩學期的「藏文佛典導讀」（Tibetan Buddhist Texts Guided Reading Course）的銜接課程，學習者先前所學的文法概念及累積的單詞將停滯不前，過一段時間甚至全數忘記，先前的努力等於完全付諸流水。因此，這個課程主要是讓學習者打鐵趁熱，引導學習者在閱讀藏文文獻的過程，反覆熟悉先前已習得的文法概念及句法學，增加更多新的詞彙，並更清楚每個單詞在不同語境中的詞性與用法。

（五）翻譯實作

經歷了上述（三）和（四）的洗禮之後，學習者其實已經跨進西藏語文的門檻了。此時學習者可依自己的需求，到藏區加強口語訓練，或者到西藏寺院學習辯經，或跟隨西藏法師深入各種傳統的經論。但這樣的訓練只能讓學習者的藏語或

藏文變好，並不意味著華語口譯或中文筆譯的能力也隨之提升。因此，若有意擔任口譯員或想筆譯藏文佛典或甚至西藏大藏經者，還須加強「翻譯實作」（putting translation into practice）的能力。此時不僅理解藏文的速度要提升，即讀一遍就精確到位，還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佛法背景，以及相關的梵語與研究語文知識，甚至還要加強中文的寫作能力。因為翻譯的目的是要利益讀者、讓別人也能理解，而非只有自己看得懂而已。

通常學習者在經過這一年又 36 小時（即「密集基礎藏文課程」及兩學期的「藏文佛典導讀」）的訓練後，藏文已達某種程度，已有能力開始著手進行藏譯或藏文佛典的翻譯了。此時筆者會建議學習者參加「翻譯實作」，挑選自己感興趣的藏譯經論或藏文佛典，甚至對應的梵本；每週翻譯固定的葉面數，並與指導者討論翻譯成果。討論的成果可以作為學期的報告，也可以是畢業論文的一部分。而因為每週都有進度，因此參與者在學期結束時，不僅對自己的翻譯能力更有自信，更重要的是有一定的成果出爐，這是一種正向循環。

「翻譯實作」其實就是譯者的養成過程，此時學習者已逐漸朝專業譯者的階段邁進。在翻譯的過程中，指導者應要求參與實作者不斷修潤譯稿，直到譯文至少達到信、達為止；然後在已具備信、達的譯



稿基礎上，進行譯注與相關的深入研究，而在完成畢業論文時，登上某個高峰。

（六）大量閱讀前輩譯師的譯作

學習西藏語文者，不必都像玄奘大師、法尊法師一樣，成為大譯師，但是可以站在這些巨人們的肩膀上，藉助前輩譯師的翻譯成果，快速閱讀現有的漢譯佛典，僅需在有疑問處核對對應的藏文即可。如此，才可以避免因為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在閱讀少許藏文文獻，卻沒有時間去通讀大量重要佛典的弊病。寧可大量閱讀好的譯本而瞭解法義，也不要過於執著藏文，堅持自己一定要讀藏文而緊抓著少許藏文不放，尤其是閱讀一些無足輕重的短論。因為這樣會錯失思惟並瞭解整體佛教教義的機會。

以法尊法師翻譯的《入中論》為例。假設法師的中譯正確度已達 90%，就可先讀法師的譯本，而不需要像法尊法師從頭開始閱讀藏文，而僅需針對其餘 10%譯文隱晦、詞不達意或錯誤之處，核對藏本即可。如此一來，才能在最短時間內瞭解整部月稱《入中論》的內涵；而筆者相信，這也是法尊法師當初翻譯此論的用意。否則花了十年閱讀藏本，結果可能只讀完前五地，還沒讀到最核心的第六地，無常就降臨了。切記：瞭解整體佛法要比精通藏文更優先、也更重要，而能夠並駕齊驅當然最好。

（七）以開放心態接納各種原典語文

從筆者實際解讀聖無著《瑜伽師地論》、稱友《俱舍論疏》的過程中，發現藏譯的錯誤可由梵本來解決。所以，要釐清經論的字面意義，必須要懂梵語甚至巴利語。換言之，應將梵本及各種譯本視為相輔相成，而非互相敵對。

以日慧法師的《四部宗義略論講釋》（修訂再版，臺北：法爾，民 82）這部著作為例，法師看出漢、藏二傳彼此的優缺點而截長補短，例如藏傳較少初期的佛教文獻，因此有部與經部的理論相對比較片面且欠缺；漢傳沒有中觀應成派的思想，相反的，這在藏傳佛教卻非常豐富；此外，藏傳在因明及密續的保存方面，也較漢傳完整。法師在飽讀漢傳佛教文獻的基礎上，結合藏傳的宗義架構，互通有無，這才是漢、藏二傳佛教真正的交流，才能看出較長歷史時間軸之下、相對更全面的佛教教義，才是整體佛教之幸，這也才是諸佛、菩薩樂於見到的情況。

（八）大量閱讀英日語等相關西藏佛學研究著作與期刊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國外的西藏佛學研究，早在上一個世紀中葉（約 1950 年代）就已開始，其他領域的佛學研究甚至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紀。至今德、俄、英、法及日語等方面的學者及相關研究，已經多得不勝枚舉。所以，只懂藏文文獻的解



讀，卻不瞭解當前世界西藏佛學研究的深度及廣度，眼界會相當侷限。因此，在具備藏文解讀能力後，還需加強英、日等研究語文的閱讀能力，才能與世界的西藏佛學研究接軌，或者至少不會落後太多。但前提是要有直接閱讀藏文文獻的能力，否則只能跟隨國外的譯注與研究成果的風向而行，只能人云亦云而毫無判斷其對錯的能力，且很難有發言權。

三、結語

如前所述，經過前三週的密集課程，學習者應該能拼讀藏文 30 字母與 4 母音符號、瞭解單音節內部的拼音規則、學會藏文單音節內部辨認基字的方法，也知道如何利用藏文傳統拼讀法口述正確的拼字。而當熟悉音節與音節之間的連讀規則時，大概所有藏文文本都能正確念誦了。

第四週至第六週的課程，則能讓學習者瞭解學術界常用的「表形不表音」的羅馬轉寫系統，看懂學術著作與論文。而學習藏文的五大類助詞（包含五類格助詞、九類一般助詞、引號助詞、傳聞助詞及六類接續助詞），以及這些助詞與藏文單句三個基本句型的關係、藏文單句三個基本句型的擴充、藏文單句三個基本句型的變形、藏文單句內部的詞序及複句之後，學習者便已經為接下來的兩學期「藏文佛典導讀」銜接課程做好充分的準備了。

而當具備直接閱讀藏譯及藏文佛典的能力時，切記莫忘初衷，也就是當初學習西藏語文的究極目標為何；亦即要透過聞、思所理解的佛法，付諸實修，發起出離心、大悲心、菩提心與空性正見，為了利益眾生而發願成佛。如此，才不會入寶山空手而返。

